



## 酒吧之花

一部让欧美出版人赞不绝口  
让日本阅读者坐立不安的**东京夜生活**报告

在**迷失东京**的彷徨中  
看见**菊与刀**的深刻

零距离接触东京酒吧里的声色犬马  
最深刻洞悉日本人性的压抑与放荡  
美国亚马逊网站、日本《读卖新闻》、TIME OUT香港 联合推荐

新星出版社



# 酒吧之花

我在东京当陪酒女郎  
那些堕落颓废的日与夜

【美】丽亚·雅各布森

献给艾丽西亚·阿特拉斯，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启蒙老师，

献给弗兰·科里亚，我的日语启蒙老师，

虽然也许这样一本回忆录

并不是你们把我带进北港高中时所能预想到的

但不管怎样，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你们

# 序言

## 与“吸血鬼”的会面

早上刚过九点，我就被一阵讨厌的手机铃声吵醒。当我终于翻身打开手机时，上面却显示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这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不会在这个该死的时候打来电话。

“喂，你好。”我嘟囔着。

“喂，是丽亚吗？”一个男人用英语紧张兮兮地问。

“我是。”我用英语答道。

“我是迈克。”他的口音中带着浓厚的法国腔。

“哦，你好，”我机械地说着，“最近好吗？”

该死的，谁是迈克？我绞尽脑汁地想：某个客人吗？不可能啊，我最近很久都没有接待说英语的客人了。

“我很好，”他答道，“我只是想问你今天是否有空接受采访。”

我猛地想起来，迈克是我朋友的朋友。说得更具体点，他是一家法国网络杂志的驻日记者。一个星期前，我们在酒吧遇到，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东京酒吧里的陪酒女郎的报道，所以想对我进行一次采访。

只睡了三个小时，我半睡半醒的脑子实在找不出一个推辞的理由。“好的，”我迷迷糊糊地说道，“但是你能到我家来吗？”

他答应后，我给了他我在日本桥新公寓的地址，然后很不情愿地爬出被窝。

“想喝点什么？”当他到达我家时我问道，“要不要来点啤酒？”我从冰箱里为自己拿出一听朝日超爽干啤，冲着他满是疲倦地笑了笑。不喝点酒我是几乎

不能和任何人交谈的。

“不，谢谢。”他礼貌地拒绝。毕竟现在还不到中午。

“那么，作为一个酒吧女郎准确地说需要做些什么呢？”迈克拿出笔记本并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后，开始发问。

“基本上就是给客人的杯子里倒上威士忌，”我随意地回答，“给他们点上烟、搂抱着跳跳舞、唱唱卡拉 OK、调调情。还有就是要保持微笑，而且是更多更多的笑。”

“真的就只有这些？”他挑了挑眉毛。

“就是这些了。”我直视他的眼睛说，“我们和客人打情骂俏、勾勾搭搭、有时候甚至会捉弄他们，但当他们想亲我们或是做出其他举动时，我们总是会在最后关头推开他们。”

“这么说，这就像是一场游戏？”他问。

“没错，”我赞同，“一场许多男人花大钱找乐子的游戏。”

“我真是无法理解。”他从笔记本里抬起头来。

“大多数西方人都不能理解。”我直白地说，“这是将男性统治地位仪式化的场景，女人要带着笑容服侍男人的各种需求。我发现，与西方相比，象征和仪式在东方有着更强有力的影响。”

“那夜店的女招待与艺伎有哪些相同之处？”他问道。

“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我点上一根烟答道。“日本的娱乐文化被称为‘浮世绘’，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在‘水生意’<sup>1</sup>——也就是可以获得短暂欢娱的风月场——这一行中处于顶层。

---

<sup>1</sup> 水生意，日语念作mizu shobai，即water trade，日本的色情娱乐业。

“你指的是性工作吗？”

“也对，也不对，”我转了转眼珠，“这两种职业都被认为是性服务行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都不做真正的性交易。实际上，我们出售的是幻想。酒吧女郎和艺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们出售的幻想本质上是不同的。艺伎是文化的遗物，而酒吧女郎则是充满异国情调的现代产物。艺伎接受的是传统日本音乐、舞蹈、礼仪方面的严格训练，她们提供的是国粹的幻想；与之相反，外国的酒吧女郎提供的是逃离日本刻板的社会规则的幻想。”

“你今天看起来非常疲惫。”当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带着酒味的哈欠后，他评论道。

“不错的假设，”我嘲弄道，“事实上，我直到今早才下班回家——酒吧女郎就像吸血鬼一样都在夜间活动。有时候，特别是冬天，太阳很早就下山了，我得让自己习惯一个星期都见不到阳光的生活。”

“你多大了？”他问。

“二十五了，”我答道，“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酒吧女郎来说，我实在太老了。在这一行，一旦到了这个年纪，就会被认为是破损的货物，因此我总是不得不撒谎掩饰。这个日本社会真他妈的讨厌。”

“你已经有了酒吧女郎的尖酸刻薄。”他注意到。

“我想是吧，”在昏昏欲睡的笑声我说道，“但工作时我表现得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你甚至可能都认不出我来。如果你想让我表现得令人愉快，你就要付钱——我卖得可不便宜哦。”

“你会向其他外国女性推荐这样的工作吗？”他念出笔记本上的下一个问题。

“绝对不。”我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从你目前为止的语调来看，你似乎很乐在其中呀。”迈克的脸上露出了些疑惑。

“我确实很享受这个职业，”我澄清道，“而且我还喜欢吸大麻。但是我不會讓其他女孩尝试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嗜好，而非工作。”

“那么你第一次来东京时，有当酒吧女郎的打算吗？”他接着问。

“你这么问可真有意思，”我半眯着眼睛，冲他笑道，“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 1 茶会

艺术或许是在效仿生活，但是生活又在效仿电视。

——安妮·迪芙兰蔻

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我把行李搬出了东京的成田机场，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我买了开往横滨市区航站中心的豪华巴士车票，在那里我将见到乐学英文学校校长的私人秘书伊东由美香女士。我将和她签署一份一年期的教学合同。不久前我刚从大学毕业，为了获得到日本的签证，我接受了这份教学工作。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学习日语，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够在日本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可以沉浸于它的语言和文化氛围中。最终我来到了这里，我做到了。我端直地坐在机场巴士上，想了很多。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念着建筑物和街道标志上的日本字——至少是我能够辨认出的那些——直到黄昏落幕。

当我到达横滨市区航站中心时，我的新同事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身高五尺八寸、年轻的外国金发女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新的环境下是多么显眼。

“我猜，你就是丽亚·雅各布森？”这个女人礼貌地问道。我告诉她我就是。她与我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同时条件反射地鞠了一躬。然后她帮我把行李搬到了她的车上。

伊东女士是一位小巧玲珑、漂亮、有着古典气质的年轻女士，她的音调有些高，这些都暗示她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在把我的行李塞进她前座有着 Hello Kitty（凯蒂猫）坐垫的微型小厢车后，我们离开了航站中心。

“这是神奈川县。”她小心地用带有口音的英语向我介绍，“它位于东京南部，毗邻大海。你的寄宿家庭位于横滨市，而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横须贺市。东京和横滨离得不远，早晨开车的话大概要四十五分钟。你可以接受吗？”

“很好。”我受宠若惊，只能给出这样的答复。

“今晚我会带你去你的寄宿家庭，”她继续说着，她的讲话可能已经排练过了，“他们很高兴你的到来。你的车已经停到他家的车道上了。明天是周六，早上十点我会过来给你上第一节驾驶课。我会告诉你怎样去横须贺的办公室，这样周一早上你就可以自己开车去那儿进行第一天的培训。在乐学英文学校任教的老师通常早上会在办公室备课，午饭后你将开车去分布在神奈川县各地的教室上课。一旦你学会在左边行驶，驾车游览神奈川的不同地方会非常有趣。”

“我很期待，”我让伊东也让自己确信，“我非常高兴能在贵校工作。”听我这么说，她冲我紧张地笑了笑，不久后我将会习惯这种笑容。

交代完工作，余下的时间里伊东和我开始交杂着英语和日语，聊起了我大学里的日文课程、宫崎骏的电影、寿司、她的女儿和凯蒂猫。她告诉我，她上大学时曾经寄住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户美国人家里，那家人的房子非常大，甚至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美国的一切东西都那么大，”她叹了口气，“在那儿你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享乐。”

当我们渐渐驶近我所寄宿的家庭住所时，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大概是由于时差和文化给我的感官接连不断地带来冲击，我只能感到体内的肾上腺素充满了渴望和精力。“正如我在电话里告诉你的，”伊东又开始向我转述，“夫妻俩有个四岁的小女儿，她叫小鲇，对英语很有天赋。她无师自通，只是通过看英语的儿童录像带和迪士尼的电影，就学了一口地道的英语。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道。

“是啊，”伊东表示赞同，“我这辈子在日本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孩子。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乐学英文学校，她马上就能和我们的一位老师用完美的英语进行对话。她父母甚至不知道她能够说这么好的英语，因为他们都完全不懂英语。”

“她真是太令人惊奇了。”我惊叹。

小鲇一出生，她的父母就鼓励她看英语的电视节目，因为他们看到许多幼儿园针对日本学生的入学考试都要进行英文理解能力的测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父母开始买回迪士尼的电影让小鲇看，并在入学前就发现了她的语言天赋。

“她妈妈同意你住在他们家的条件是，你能够在空闲时间用英语与小鲇进行交流，因为这个小姑娘的英语水平在我们任何班里都太超前了，而她家也承担不了把她送到一所国际学校的费用。”伊东继续说道，“作为回报，中野夫人答应为你提供住宿和膳食，并且用日语与你交谈以帮助你学习日文。”

“听起来不错。”我热切地说。

“父母很想保住小鲇这种惊人的天赋。”

“可以理解。”我表示同意。

“那么就请您尽可能多花点时间和她在一起。”

“没问题，”我在座位上舒展着身子说，“我喜欢孩子。”

我们一到达，一位中年妇女就打开了屋门，房子看起来很小，但很舒适。有个小孩子躲在女人的腿后，但是她妈妈马上把她推到亮处，小鲇这才变得没那么害羞。她抬头直勾勾地望着我，毫不犹豫地问道：“你愿意做我的姐姐吗？”

“当然了！”我很高兴地回答。小鲇马上抓住我的胳膊，“到这边来！”她对我说着并走上了楼梯。还没来得及向她母亲作正式的自我介绍，我就听从了孩子

的要求，跟了过去。

“她头上戴的蓝色桌巾是做什么的呀？”当我们上楼时听见伊东用日语问中野夫人。

“今天她觉得自己是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她妈妈微笑地回答，“昨天她是‘贝尔公主’。”

“别踩到我的老鼠！别踩到我的老鼠！”当我们急匆匆地上楼时，小鲇的话把我搞糊涂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是在模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场景。

在二楼的一个即将成为我的房间里已经有个即兴的茶会在等着我。为了防止父母打扰，小鲇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她紧挨着茶杯坐下，进入自己的角色之中。我以为我也应该跟着做，但是她很快就笑着尖叫着打断了我：“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呃，”我说，但是旅途的疲惫突然涌了上来，“我非常确定这儿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坐。我可没有你想的那样又肥又大。”她笑了，还小声地嘟囔着什么。我在想我是否说了或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为自己腾出了位置坐下。

“喝点酒吧！”她盯着我说，热切地期待着我对此荒谬的提议的反应。“什……”我刚要问，就被她脱口而出的话打断：“根本就没有酒！”小鲇哈哈大笑，我只能对她礼貌地笑笑，逗她开心。我心里想：“我一定是她父母送给她的最好玩具。”

“好了，那我就喝茶吧。”我答道。在给自己倒茶前，她先给我倒了茶，然后很有礼貌地用正确的英语问我是否需要加牛奶或糖。她真的很讨人喜欢。我糊

里糊涂地坐了一会，喝着看不到的茶。我意识到这个孩子是个天才，但是她会不会也有点精神错乱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想了解一下情况。“小鲇小姐，”我非常自信地问道，“或许这是‘疯狂茶会’？”

“当然了。”她笑着说。

“你今天是不是看了电影《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我问她。

“妈妈每天都让我看啊。”她非常严肃地说。

现在轮到我笑了，“但是你今天打扮的是茉莉公主，不是爱丽丝啊。”我说得有点犹豫。

“我不是爱丽丝，你才是！”她叫道。

我不知道这孩子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也不能预料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还有多少疯狂的聚会在等着我。

## 2 拧着发条的女人和娃娃兵

日本国民自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日本社会也因此得以非常平稳地运行，社会动荡和暴力犯罪这些困扰社会的因素都远少于其他国家……但这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就像现代日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曾经很好的想法被过度极端推行所造成的。

——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

男孩站成一列，女孩站成另一列。

在教学的第一天，我看到小孩子们列队齐步地穿过操场走进教室，我感觉自己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空间。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看到一群身穿制服的幼儿园孩童排着队、有节奏地喊着“嘿！嘿！嘿！”地走过操场，真是引人注目的壮观景象。

当他们行进到礼堂时，我拿到了麦克风和一大块黑板。我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字母“A”作为装饰后，孩子们开始表演一种拍手体操，动作复杂但非常整齐，随后他们非常迅速地排坐在地板上。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师——三位陪同照顾这一大群孩子来教室的保育员之一——正在训斥一个小男孩，只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样交叉双腿坐下。

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叫幼稚园——是与小学分开的，它包括三个年级，分别接收三到六岁的孩子。这里的是一年级学生。

午饭后，所有的乐学英文学校老师都会备完课，驾着公司的车穿行于神奈川县的各家幼儿园和小学之间。我教的大多数课都是在幼儿园的教室和礼堂里。

与待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相比，我更喜欢教学的时光，因为在这儿工作的外国英语老师关系一点也不和睦。除了伊东小姐外，办公室里还有三位女性办公人员、校长，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来自英语国家的老师。四位来自美国的老师里，只

有我不是从“基地”来的。

在这几位住在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老师里，有两位是右翼宗教狂热分子，她们都是在网上认识了自己的老公，还有一位刚从肯塔基州的高中毕业。我和这些海军的妻子们不一样，倒是与另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老师有些共同之处，但也没什么用。

日本过度稠密的人口分布，迫使人们不情愿地被迫去接近他人。通常日本人会以礼貌来应对这些环境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并不会如此敏感地感到困扰。因此，我们工作场所里狭窄的停车场、拥挤的休息区、狭小的办公空间都会引起大量琐碎的争吵和同事关系的紧张。

这种情形持续到 2003 年 3 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海军的妻子们开始把各种支持战争的随身用品挂得整个办公室到处都是。

伊东女士的任务就是帮助外国老师们适应日本的习俗，并且缓和外籍雇员间的内部矛盾。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简单，但她总是因为忙着泡茶而忘记关照这些事情。

当伊东忙着泡茶时，我们绝对不能打扰她，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蜂音电铃尖锐地响起时，就是告诉办公室的人有客人到了。伊东会马上从她的办公桌前跳起——通常手上还拿着一堆影印本——绕到前面去欢迎访客。她会打开门，请客人坐下，并深深地鞠躬，然后到厨房准备传统的绿茶，招待这些未来的学生、会计师、公司顾问、应聘者、特派员等任何来访的人。

伊东的脸上一贯带着拘谨的笑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虚假的，但也很难称之为高兴。如果说乐学英语学校的老师能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的话，那就是我们都认为伊东就像一个被拧上发条的秘书，突发的和反复的疾跑总有一天会把她搞得

筋疲力尽。

所以午饭后离开办公室简直是一种伟大的解脱。我教的孩子都比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师们聪明得多，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日本社会的东西。因此，我下午的时光要比待在乏味的办公室里的早上愉快得多。

说实话，在日本教小孩子学英语很像是在生日派对上被雇来的小丑。单是我的外表就使我与这些幼儿园的标准格格不入，可以让这些“正常人”充满了兴趣。很快地，我就习惯了这种角色，只要学生们听我的话，我就不介意。由于我的白色铃木轿车里堆满了各种教学玩具、气球和毛绒玩具，我的一些同事戏称我的坐驾为“巡回马戏团”。

几个星期过去，我学会了根据孩子们的制服——不同年级和性别的样式也有所差别——来区分幼儿园的年级。一年级的男孩们穿着蓝色的罩衫，戴着同色的帽子；而女孩们的制服款式相同，但颜色改成了黄色。每个学生头上都会用松紧带紧紧地系着一顶帽檐向前的帽子。

到了高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孩子的制服就逐渐类似于典型的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所穿的制服了，男生是军装式夹克和短裤，女生则是彩格呢子裙子和领结。

对于日本人来说，从小开始区别社会阶层和性别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的理解，这显然是与儒家的观念密不可分的，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安宁。也就是说，日本对于“和”（日本人念作 wa）或者是“群体和谐”的崇敬一点都不夸张。

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不认为在坐满五十个左右四岁孩童的礼堂里，“戏法”可以按计划进行。那么小的孩子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可教育性的，日本的幼儿

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

课后兴趣班是为那些父母能够承担英语私人教师费用的学生所设计的。围着圆桌而坐比坐在标准的座位上要自在得多，孩子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这个外国人的功效就是让他们不必再表现得像一个娃娃兵那样，可以放松自我。

在这些班级里，学生们称呼我为“顶着一头意大利细面的老师”（指的是我金色的卷发），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他们用黄色蜡笔为我画的肖像画。

其中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叫做朝日君（Asahi-kun）。他的名字 Asahi 可以被解释为早晨的太阳，kun 则是男孩名字后面通常加的后缀——而小女孩的名字后面加的是 chan，就像是要把男孩女孩进一步区分开来一样。当他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进教室时，他会大刺刺地宣布：“我要挨着老师坐。”这个穿着军式制服，站着才三尺高的孩子，有着红扑扑的脸蛋，皱皱的嘴唇，其他的五官紧紧地挤在一起。不用说，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喜爱。

同样地，我还被一个叫做展也君的小男孩逗乐了。他在课前勇敢地走到我这儿，让我看看他手腕上的石膏。

“展也受伤了。”他很严肃地用英语对我讲。日本人可以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很微妙的是五岁以下的儿童通常会这么说，所以这个孩子显然认为英语也可以这样使用。

“你把手腕弄伤了。”我被他这种可爱的措辞所吸引，暂且没有纠正他的说法。“哦，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语速很慢地问他。

“展也……”他一边说一边开始表演出一系列古怪的动作，不可避免地以手腕着地倒下作为结束。“呼！呼！”这个孩子非常严肃地解释着。

“下次小心点哦。”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石膏，尽力不要笑出来。“你的英语说得真好，”我表扬了他的努力，“你真聪明！”

“展也真聪明！”他重复道，然后微笑着走开，加入其他同学的行列。

在每个班级里，有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偏爱一些特别的学生，因为这些孩子经常表现得太可爱了。

在这个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的学生们却喜欢在我的课上叫他们自己的名字，特别是一个叫做真野的一年级女孩。

“真野是粉红的（May is pink）！”当我问他们谁想要粉红色的画纸后，她这么喊道，“真野！真野！真野！”完全不能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你应该说：‘我想要粉红色的（I want pink）’。”我纠正了她的错误。

“我是粉红的！真野！真野！真野！”由于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她的每一个错误，而且其他同学也在等着拿彩纸，所以我只好给了她画纸。

然而可惜的是，真野的大胆在我班里的女学生中并不普遍，她们大多说话声音特别小，我不得不把耳朵贴近她们的嘴边——就算这样，我还是听不清楚她们有些人在讲什么。日本社会大大鼓励这种行为（虽然有时也需要它），以至于我班里的一个女生名字甚至叫做“静”（Shizuka）。这个名字——至少按照发音来看——表示“安静”，最近在日本年轻女孩中叫“静”的很普遍。此外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嘘”甚至是让别人“闭嘴”的意思。

日本幼儿园的保育员或多或少地也赞成这种“性别歧视”。有一次，我在礼堂上大课，用气球来教“颜色”的说法。一个小男孩显然很怕气球爆炸，突然哭出声来。看到这种情景，他的日常保育员把他推到一边，教训他说：“不许哭，你可是个男孩子！你这样还能算是个男子汉吗？”